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 江西实践及其启示

边培瑞¹

（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作为精准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两大战略实施的产物，是中国式现代化反贫困实践的创新理论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包括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础、价值目标、实施途径三个论题视域，构成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江西省委、省政府遵循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从生态规划、生态产业、生态补偿方面推进生态扶贫，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生态致富实践经验，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习近平 生态扶贫 扶贫开发 生态保护 江西实践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有效破解环境与贫困伴生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生态扶贫新理念新思想，成为指引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与接续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思想指南。江西作为兼具生态资源富集与贫困人口密集双重特性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在江西的实践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其具体做法、总结其主要启示，为后扶贫时代中国欠发达地区进行生态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参考。

1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扶贫脱贫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阐释了生态扶贫重要论述，主要包括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础、价值目标、实施途径。

1.1 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良好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生态扶贫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首先，“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指明了实施生态扶贫必须坚守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将“扶贫开发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2]”，坚持在扶贫中保护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促进贫困人口脱

¹作者简介：边培瑞(1996-)，男，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西农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编号：19ZD042）；东华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在江西的实践研究”（编号：DHYC-202103）

贫致富。其次，“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指明了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扶贫开发中必须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扶贫脱贫工作第一位，积极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石漠化荒漠化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清晰指明了“绿水青山”不仅是贫困群众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可依赖的资源要素。生态型贫困地区要立足自身生态资源禀赋，促进生态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1.2 生态扶贫的价值目标

不断增进人民生态福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生态扶贫的价值目标。“十三五”时期，针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贫困伴生问题，习近平提出，“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双赢^[3]”。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以贫困地区人民生活落后、生态环境恶劣为问题导向，坚持扶贫脱贫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致力于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与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百姓富与生态美同步实现。在此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完成，“十四五”时期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相对贫困问题与生态宜居问题将是新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生态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1.3 生态扶贫的实施途径

生态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生态移民扶贫是生态扶贫的实施途径。习近平指出：“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5]。”习近平在统筹考虑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功能等因素的基础上，将中国生态型贫困地区大致分为三类，并指出生态扶贫应“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一是实施生态产业扶贫。对于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乡村而言，可以依托自身生态资源禀赋，加大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业态发展^[6]，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二是实施生态补偿扶贫。对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乡村而言，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7]，使贫困户获得更多补偿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而实现脱贫。三是实施生态移民扶贫。对于“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生态恶劣区的贫困乡村而言，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将贫困户搬迁至山水资源好、地理位置优、产业基础厚的毗邻乡镇重新安家、居住与发展。

2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在江西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体现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绿色、共享发展理念^[8]，彰显着党和政府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初心与使命。以此论述为引领，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生态规划、生态产业、生态补偿方面扎实推进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1 以生态规划为引领，强化生态扶贫顶层设计

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构建起完善的生态扶贫政策框架体系。2016年，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明确将“生态保护扶贫”列为省十大扶贫工程之一。2017年9月，江西出台《江西省推进生态保护扶贫实施方案》，首次以方案的形式对“生态保护扶贫”作了系统性阐述。此后，江西相继出台了《生态保护扶贫百日行动工作方案》《上犹县、遂川县、乐安县、莲花县生态扶贫试验区实施方案》《江西省生态保护扶贫2018年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政策文件^[9]，为全省生态扶贫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省级政策规划引领下，江西省各市、县结合自身特点，科学制定地方生态扶贫规划。宜春市以生态农业为脱贫总抓手，编制《宜春市富硒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2)》，明确了宜春市富硒资源和有机产业发展的路线图。遂川县出台《遂川县生态扶贫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生态保护、生态产业发展、贫困

户增收”要协同实现。

2.2 以生态产业为支撑，激发生态扶贫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10]。”在生态扶贫脱贫攻坚实践中，江西率先走出一条“农文旅相协调、种养售一体化、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的生态产业扶贫路子。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以油茶、花卉育苗、优质稻米、赣南脐橙、南丰蜜橘为主的种植业和以土蜂、稻田养鱼、家畜家禽为主的养殖业，重点培育优势生态扶贫产业，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二是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江西森林覆盖率长年稳定保持在 63.1%以上，以森林资源为基础，因地制宜选择贫困户参与积极性较高的林下中药材、林下菌菇、竹制家具、森林旅游观光作为重点培育的生态扶贫产业，走出一条“森林旅游+林木加工+林下种养+农家乐”的生态产业扶贫路子。三是创新生态产业市场交易机制。江西积极整合“互联网+生态扶贫”资源，通过实施“贫困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电子商务”的电商带货模式，助推绿色农产品出村，走出一条“平台带网店、网店带村、村带户”的致富道路。

2.3 以生态补偿为重点，构筑生态扶贫保障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补偿是兜底生态扶贫的重要举措。”在生态扶贫脱贫实践中，江西坚持“谁保护、谁受益”“谁受损、补偿谁”的原则，精准定位“因保护生态致贫”的贫困户，并以资金、技术、就业转移等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给予相应贫困户，让保护者切实共享到生态扶贫红利。一是提升生态补偿标准与覆盖面。在补偿标准上，2018 年江西将生态公益林、商品林补偿标准提升到每年 21.5 元/亩，增加农户补偿性收入，切实促进社会得“绿”、贫困农户得“利”。在覆盖面上，江西出台《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着重加强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等区域的生态综合性补偿，明确了贫困户获取补偿金的受益面。二是加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十三五”期间，江西累计向 25 个贫困县发放退耕还林、造林补贴等工程款达 18 亿元；选聘建档立卡贫困户担任护林员 2.3 万余人，安排中央专项资金 7.7 亿元^[11]。三是积极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关系落实。江西通过与广东签署《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不断完善跨省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切实保障因困于东江源水质保护而失去发展机会的安远县、寻乌县等东江流域源头区贫困农户获得补偿金的合法权益，稳固流域上下游之间、受益区人民与保护区人民间的互利共赢关系。

3 江西践行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重要启示

据江西省林业局介绍“十三五”期间，江西累计向 25 个贫困县拨付林业项目资金 77 亿元，并成功带动 11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11]。江西生态扶贫的成功实践作为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提供了一个贫困地区摆脱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的鲜活样本，为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深刻启示。

3.1 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生态脱贫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核心，是统揽生态扶贫全局工作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基层的最前沿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扶贫工作的战斗堡垒。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江西坚持“党建促扶贫”的工作总方针，从三个方面抓特色党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协同工作责任制，以红色党建引领生态扶贫。二是强化基层党支部的主心骨作用。“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江西积极推进领导干部“大换血”，建强基层党支部、配优领导干部班子，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在联系群众、宣传政策、凝聚多方社会力量协作反生态贫困过程中的桥头堡作用。三是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创业能人与贫困农户结成帮扶对子，以实际行动帮助贫困户提升脱贫本领，并涌现出坑边村党支部书记、蛇湾村主任等一批生态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

3.2 因地制宜选择产业扶贫模式是实现生态脱贫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准路子,突出特色”“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江西各地区充分立足自身自然形态、区域资源、经济基础特点,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游则游,初步形成了“赣北是一种扶法,赣中是一种扶法,赣南又是一种扶法^[12]。”赣北地区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婺源、景德镇等地依托地域特色鲜明的古建筑、青山绿水与厚重的生态文化资源探索出“生态+旅游产业”扶贫模式,赣中地区的井冈山、莲花、遂川等地依托白莲、蜜橘、毛竹、油茶种养传统探索出“生态+林农产业”扶贫模式,赣南地区的上犹、安远、瑞金等地依托“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出“生态+电商直播”扶贫模式。此外,为帮助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扶贫产业,江西形成了“五个一”产业扶贫模式和“一领办三参与”的产业扶贫合作模式,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选择适宜的生态扶贫产业提供了经验借鉴。

3.3 健全生态扶贫体制机制是实现生态脱贫的制度保障

实现生态扶贫脱贫,制度设计是关键。生态扶贫作为一项复杂的动态系统性民生工程,涉及问题域广、体系庞杂,必须根据现实条件对相关制度体系作出补充、完善与创新,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生态扶贫与生态脱贫实践。江西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业“造血”机制、绿色金融保障机制等体制机制,初步构筑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扶贫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为全省各地区顺利打赢生态脱贫攻坚战并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示范效应,值得中国其他类似生态型贫困地区统筹推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衔接工作借鉴与参考。

4 结语

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是立足中国生态型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与生态环境恶化交织叠加的现实背景,对传统扶贫模式生态指标考量缺位深刻反思的结晶。江西省遵循习近平生态扶贫重要论述思想,从生态规划、生态产业、生态补偿方面积极推进生态扶贫,形成了“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因地制宜选择产业扶贫模式、健全生态扶贫体制机制”的实践经验,为中国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2]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N]. 光明日报, 2013-11-06(01).
- [3] 习近平.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J]. 共产党员, 2020(12): 4-9.
-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00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0.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8] 刘贺.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与内涵解读[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36-42.
- [9] 郑鹏, 熊玮, 关怡婕. 产业扶贫的生态风险及化解路径——来自江西的实践经验[J]. 生态经济, 2019(12): 205-209.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83.

[11]江西生态扶贫带动 118 万贫困人口脱贫[J]. 绿色中国, 2021(2): 7.

[12]谢乾丰. 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解读及其在江西省的实践探析[J]. 湖北农业科学, 2017(20): 3975-3979.